

湖边人家

卜一兵

五月下旬，瀛湖的枇杷和杨梅进入采摘季，好果子比鸡蛋还大。

经常去瀛湖玩的人都知道，金螺岛是瀛湖的核心，是关中、川渝等地朋友们看湖、玩水、垂钓的梦中天堂。每年节假日，游客犹过江之鲫，车尾相连，把十几里旅游干道堵得水泄不通。

我一生酷爱钓鱼，瀛湖成了我半个家。与谢家结缘，也源于钓鱼。

谢家老表名守余，保家卫国六载，退伍后在泸康酒厂当过大厨，开过水上餐厅。谢嫂子在家生儿育女，一生操劳勤俭。他们有一女三儿，分别叫婷、猛、勇、旋。

他们住在金螺岛对面的山坡上，有二三百棵枇杷树，长得枝繁果茂。三十年前，他家娃们还小，只要看到我去了，就会划船来接。日子久了，我们就成了亲人。后来，婷婷长大了，出落得婷婷婷婷。她上了安康职校，那晚全家坐在一起商量选专业，我建议她学旅游。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婷婷很争气，毕业后考了导游证，去了浙江舟山普陀寺当导游。女子能吃苦，几年打拼，很快在导游圈站稳了脚跟。听说她一个月能挣一万多，我很高兴。后来她在舟山恋爱结婚，女婿也特别上进。他们夫妻与人合伙开了海鲜店，生意火爆，一店、二店连锁开。

起初只是一场风，一粒比芝麻还细的泥土，从高处的腐殖层滑落，卡进这道岩缝，接着是另一粒。它们像被遗忘的标点，断断续续地，在这坚排的、石头砌成的无字天书里，组成一个含糊的句子。直到某个湿润的黎明，你来了。

你是怎样来的呢？或许是一只松鼠跳过时，爪隙间跌落的；或许是一只不知名的鸟，将粪便遗在这岩台上，而你在那微温的石壁上幸存下来。总之，你来了，带着一整个平原种族在基因里的、对天空的集体记忆，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道永恒的阴影峡谷。你的上方，是石壁挤出的、一片刀刀似的天光；你的下方，是望不见底的幽暗，传出地底深处流水空洞的呜咽。你的世界，只有一指宽，却有一人高。这是你的全部疆域，一座垂直的、孤独王国。

你的根，是我看不见的惊心动魄。当第一缕细弱的白须试探着向下延伸，触到的不是松软的母怀，而是冰冷的、绝对的拒绝。你必须学会倾听，用根尖最敏感的末梢，去捕捉石壁上极其微弱的叹息，那是亿万年来，石头自己都未察觉的疲惫缝隙，是矿物晶体间微不足道的疏离。你转向，贴着那凉薄的慰藉，将自己摊成一张薄如蝉翼的网。你分泌出我无法想象的酸，一种连自己都会被灼伤的、绝望的甜言蜜语，去恳求，去腐蚀，去在绝对的坚硬里，为自己凿出一个吻痕。水分是夜半的盗贼，沿着石壁内部迷宫般的毛细孔道，渗下极细微的一粒。你等待整整一天，才能用整个根系的面，接住一滴。这一滴，便是你的汛期。

而你的茎叶，是另一部光明的史诗。为了那一道吝啬的、正午才短暂抵达的日光，你调整了整部身体。你的茎，不是向上，而是近乎倔强地，扭过身，将自己弯成一座微型的石拱桥，只为将顶上那三五片叶子，送到光的瀑布下。你的叶片，薄得透明，绿得发脆，像穷人家孩子珍惜的玻璃糖纸。叶绿素以最高的效率运转，每一次呼吸都精打细算。你甚至改变了开花的安全令。当感受到内部那不可遏制的、绽放的冲动时，你没有长出一支招摇的花序，而是在最顶端一片叶子的腋下，悄悄鼓出一个米粒大小的、鹅黄色的苞。没有香气，因为无需蜂蝶；花瓣缩成肉眼难辨的鳞片，紧紧包裹住中心那更紧要的东西。你省略了一切浮华的修辞，把所有的元气、所有的情书，都凝成两颗细小的、黑色的种子。

有一天，我坐在你对面的山坡上，看着你。忽然，我仿佛不再是在看着，我的意识，像那粒当初误入的泥土，滑进了你的缝隙。我感到那无时不在的、来自两侧的拥抱，冰冷而坚实，那不是囚禁，是存在唯一的坐标。我尝到那滴夜露降临的狂喜，它沿着我无形的脉络晕染，像整个海洋注入一枚贝壳。我甚至感受到那两颗种子在体内沉甸甸的重量，那是一种平静的渴望，渴望风，再一次鲁莽地经过。

一只岩蜥蜴从我脚边窜过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浑身一颤，跌回我的躯壳。暮色四合，石缝沉入更深的黑暗，但在模糊的视线里，你却比白日更加清晰。你不再是一株草，你是石头裂缝开出的花，是垂直大地上一个绿色的惊叹，是坚硬的法则里，一段柔软的、活着的、会呼吸的真理。

我终于起身，带着一身与你相似的、被生活磨出的细微缝隙。我知道，在某个不可见的维度，我们也正被某种目光阅读着。或许，那目光会这样想：“看呀，那些直立在大地缝隙里的、两足的生物。他们的生活，也只有一肩宽，却试图仰望无尽的高处。他们的根，在人群的摩擦与规则的岩层里，寻找给养。他们也在分泌无形的酸，去蚀刻出一点立足之地，去爱、去凝结出属于自己的、微小而饱满的种子。他们，也是石缝隙里的小草。”

风起了，满山的草木低语。那是所有缝隙里的生命，在交换着关于阳光、关于下一次风起的、永恒的故事。

南山云见者，秦巴腹地安康汉滨之山野胜境也。有泉发于凤凰山巅，穿壑成溪，注月河，归汉江。余见其奔流向东，永辞故岭；秦浪回澜，俨游子恋山、频频回顾。感物怀情，因赋四章。

南山有佳泉，涌自高山巅。汉月环抱卧，秦巴拱卫眠。白云萦树杪，竹影护溪前。茶香浮袅袅，鸟语语绵绵。春夏涵清旷，秋冬守静安。松风明月里，澹然忘岁年。

南山有佳泉，涌自高山巅。丛林密叠覆，磐石磊磊横。三步一跌宕，步步见奇洞。奔流作飞瀑，垂波漱碧潭。石激清音彻，月照素练悬。对此情难已，几番自盘桓。露凝林壑静，何年复往还？

南山有佳泉，涌自高山巅。行行复止止，挥别凤凰川。青蒲铺涧底，锦鳞游溪边。苍藓蚀崖壁，幽兰吐峭岩。对此情难已，几番自盘桓。露凝林壑静，何年复往还？

南山有佳泉，涌自高山巅。故园从此别，一路水泱泱。柔波衔晚照，轻响递潺湲。滔滔入汉水，汨汨向海天。长怀云岭意，不必借舟船。朝朝卷雪浪，岁岁望南山。

南山云见泉歌

陈俊哲



梯田墨韵 孟琪 作

瀛湖 第1489期

祭

屈轩

骤雨突降
让你三年祭日的纸钱
熄灭在燃烧的路上

舅舅，火纸不是水货
不是撒网都有收获
狡猾的鱼，跟我们的好运一样
触不可及。可是
这又怎能打倒那些美好的渴望啊
油菜茂盛，麦田又绿

芒种

杨洋

你的邻居，上月走了
这里，又开始一茬新的人生

舅舅，且饮美酒三杯
长头八磕，和一切过往言和
亲朋们开始猜拳
酒是您当年烤的
烛烟快散尽了
您收拾淋湿的纸钱吧
我们也要去拾掇杂乱无章的生活

我们弯腰时遗落的汗滴
正被另一双手，默默接住
芒种之后
所有的麦子都将归于粮仓
而我们，总以为收成理所应当

夜里刷到一条短视频，其话题引人深思：儿时求而不得的东西，是否成了如今解不开的执念？翻看评论区，满是成年人的童年遗憾。

我的童年，伴着乡野的牛羊、青草气息，还有卫生院淡淡的消毒水味度过。母亲是乡村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，她终日忙碌，不是守在产房接生，就是在门诊问诊，时常还要急匆匆赶去村民家中。儿时的我总趁着大人不注意，溜进药房摸一把山楂片、酵母片，运气好还能找到宝塔糖。

父亲是乡镇干部，常年在外。没人管束的我，整日跟着小伙伴上树摘果，下河摸鱼，田埂上抽茅针，塘堰边逮泥鳅，总要玩到月上枝头，听见母亲满村呼唤，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邻里长辈常常一边数落自家孩子，一边打趣我，说我是父母中年才得来的宝贝。那时年纪小，听不懂话里的深意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心里满是感慨。

父母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早年曾病失一子。迎来早产的我时，他们已近中年。我生来瘦小孱弱，五六月还吃不下干饭，全靠姑婆送来的鸡蛋续命。母亲日复一日为我蒸蛋羹，单是蒸坏的瓷碗就有好几个。谁也想不到，当年瘦弱的“小猴子”，成年后最大的烦恼，竟是减不下去的体重。

上了小学，远远看见一路蹦蹦跳跳、不走寻常路的身影，母亲就知道是我这个“泼猴”回来了。我性格开朗，嘴巴也甜，放学路上总是这家喝碗苞谷粥，那家尝口粗粮馍，常常到家时肚子已经吃得圆滚滚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妥妥的“社交悍匪”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身在农村的我，却被父母倾尽所有地爱着。别家孩子粗茶淡饭，我常有羊奶、蛋羹，搭配点心，我也是村里第一个穿上蝴蝶公主裙，戴上粉色发箍、拥有水晶凉鞋的孩子。他们并不富裕，却把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。

慢慢我才懂得，那些深陷执念的人，缺的不是一件玩具、一件新衣，而是在童年时是否真切感受过被父母接纳和珍视。母亲用一碗碗热蛋羹呵护我长大，父亲用一袭漂亮衣裾告诉我：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。因为有父母用心珍视的童年，让我无需索取证明被爱，活得从容。

人们常说，童年温暖的人，一生都在拥抱温暖；童年亏欠的人，一生都在修补过往。我何其幸运，拥有这样温暖的童年时光。如今，我也学着父母的样子，用心回应我的孩子每一份小小的期许。我曾被父母温柔以待，我也愿善待世间万物。

夜读时光

彭召伍

夜读，是从山村冷冷清清的夜晚开始的。

读完中学回到大山里，最让人难熬的就是山里的夜晚。夜幕降临后，窗外的风刮得树枝哗哗作响，山野中不时传来乌鸦的哀鸣和野兽的长嘶。听到这些毛骨悚然的声音，我没了睡意，便以昏暗的煤油灯为伴，半坐半靠在木床上。没书读，就读报纸。手中的《安康日报》就是我当时的唯一读物，这报纸是我从大队支书那里要来的。

离开学校三年后的一个初冬，我第一次专程去登门拜望初中的语文老师，想得到他对读书的指点。来到他办公室的门前，我敲门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，门就缓缓打开了。岁月在老师的脸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，但那温暖的笑容依旧和蔼可亲。在他那间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的屋子里，桌上依然放着厚厚的一摞书籍，其中有一些是老师珍藏的珍品。我的眼中满是惊喜和渴望。我们聊起初中时的点点滴滴。临走时，老师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三本书递给我，让我带回家去读。老师叮嘱我，要想读更多的书，就要多去县城的新华书店。

此后，每去一次县城，办完事后我就一头扎进书店。一来二去，便与书店管理员成了熟人。管理员不仅让我借走图书，还经常给我一些图书征订目录。看到心爱的图书，我就寄钱去北京、上海、重庆的书店订购。

十多年的山村生活，就在读书中度过了。后来到了小城，欢歌劲舞的休闲方式依然无法改变我夜读的习惯。当夜幕如一块巨大的深蓝色绸缎，无声无息地铺展在城市的上空，我便知道，属于我的夜读时光来临了。

我喜欢在夜深人静时，轻轻合上房门，将外界的嘈杂隔绝于门外。房间内，只留一盏暖黄色的台灯，柔和的光线如一层薄纱，轻轻洒落在书页上，营造出一种静谧温馨的氛围。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，置身于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。外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，唯有手中的书报，才是这方天地里珍贵的宝藏。
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常常感到疲惫和压力，心灵也变得浮躁和焦虑。当我沉浸在贾平凹的《书信》、张爱玲的作品以及《安康日报》历年副刊的世界里时，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仿佛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书中的文字，如同一股清泉流淌过我的心田，又像是一位知心朋友，给予我温暖和鼓励。

夜读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当我从书的世界中回过神来，抬头望向窗外，才发现夜已深沉，繁星点点。我轻轻地合上书本，整理好报纸，将书报中的美好与感动珍藏在心底。

我喜欢夜读，喜欢在静谧的夜晚，与书报为伴，与文字共舞。

杜鹃花开

朱明富

早就听说，月亮谷后面山岭上，成片的野生杜鹃已经盛开，是那种“错过即憾”的景致。于是择了个周末，约三两好友，来一次赏花之行。

上山的路，是青石铺成的“万步梯”，蜿蜒盘折。一条小溪在峡谷石壁间时急时缓，轻轻悠悠地流着。蝉声初起，鸟雀鸣啁。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地开着。草叶的清香、泥土的潮润混在一起，散发出山野独有的宜人气息。爬到半山腰，正喘着气，一抬眼，山上隐约飘出一团团霞霞，像画师在山水画上随意涂的水粉，淡淡的，却有掩不住的美艳。

“啊！杜鹃花！”走在前头的朋友喊了起来。每个人顿时来了精神，步子也快了起来。我们一口气攀上垭口，视线豁然开朗。放眼望去，山脊两侧，高高低低的，全是如烟似雾的嫣红杜鹃。像村姑洗过的红衫裙，晾晒在山崖；又像雨后晚霞，悠悠飘动在天边。微风拂过，云霞便摇曳起伏，如绸缎般柔软。

正看得出神，从花丛深处传来了银铃般的嬉闹笑声。邻镇来赏花的几个姑娘，已钻入一处浓密花丛，飘舞的衣裾，把身旁的杜鹃衬得愈发娇媚。随着一阵“哗哗”的快门声响过，几只山雀儿扑棱棱地飞向远处。

从起初的惊喜里静下来，再细细地看。那一岭的红云，其实并不全是连成片的。它们散落着，夹杂在青翠的桦树林里，这儿一丛，那儿一簇。隐隐约约，又一直绵延到望不见的山后，像诗人的手笔，留了白，反而更有韵味。

我们攀爬得有些乏了，便想寻个地方歇下。一位文友却兴致不减，连哄带劝着我们往那红色更深的地方追去。他眼里亮晶晶的，好像前面藏着个神秘世界，不探个究竟不罢休。

“你咋对这杜鹃花这样上心？”另一位朋友问他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缓缓地说：“杜鹃重情重义。我不只喜欢它，更从心底里敬它。”他的神情渐渐庄重起来，眼底竟浮起一丝淡淡的、说不清的忧伤。文友跟我们讲了那个古老的传说，声音低低的。我们都沉默了，再回头看那漫山遍野的红，那颜色似乎有了温度。

月亮谷的杜鹃，十多年前就开得旺盛，这些年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，渐渐成了规模。如今，这满山的红，已成当地人春游赏玩的打卡之地。月亮谷除了成片的杜鹃，还有兰花、秋菊、冬梅、山茶、百合等，花开不断，满谷溢香；铁皮石斛、黄精、黄芩、苍术、远志等名贵草药也随处可见，道旁偶尔还能见到香樟、老君这些稀罕的树木。万物和谐地长在一起，层层叠叠，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。

我们在山上攀爬了大半天，正口干腹饥间，忽然听得画眉关山，日已偏西。夕阳的余晖给杜鹃林镀上了一层火红，愈显柔美。

归途中，脑海里突然蹦出一首小诗，便作个收尾：春鸟深林斗啼时，眼前仙境浑不知。谁羡山外景色好？月亮谷里醉归迟。

冉纯静

童年